杨沫文集

第七卷·文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者简介

柯岩，当代著名诗人、作家。1949 年开始专业创作，已出版著作 50 余部。主要有：诗集《小迷糊阿姨》《周总理，你在哪里》《春天的消息》；报告文学集《奇异的书简》《一个诗人眼里的宋庆龄》《癌症≠死亡》；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红蜻蜓》等。其作品在艺术上刻意求精，既豪放壮阔，又清新明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图书奖、报告文学一等奖、飞天奖等大奖，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日及西班牙等文字。

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全委等。曾多次被选为全国少儿先进工作者、全国青年思想教育先进工作者、妇女先进工作者。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目录

文艺评论
我们这支队伍
诗人的眼睛——给《巴山夜雨》的作者
心未老，情不变——读韩笑的《海誓山盟》
人格的力量
生活的馈赠
心，离不开垄沟
为矿工塑像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读《丁玲的故事》

典型的中国情愫——喜读《欧罗巴，一个迷人的故事》
人与树之思——读《亚洲各国合作丛书》
信任和理解的桥梁——读《正在形成的世界》
少男少女的美丽心灵——读《朦胧的撞碰》
贺《童话百篇》问世
我为孩子们庆贺
扬州观“花”
榜样的力量——看辽宁人艺话剧《爱洒人间》
情之所钟——看广州话剧团《情结》
雷锋，终归属于中国——看电视剧《有这样一个民警》随想
《满江红》观后
阳光和风雨谱写的歌
试谈儿童剧
漫谈儿童诗
假如桥会说话——看《世纪彩虹》
回家——《“厄尔尼诺”报告》观后
永不凋谢的鲜花——看儿童艺术剧院《十二个月》
一样的舞台，两样的人生
——和大庆的同志一起看《铁人轶事》
文学与人生
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致小读者
点评《邻家的青藤爬过来》
点评《与亲人生离死别》
我读《童年》
能不为金飞喝彩？
诗人王辽生——答《走遍新沂》电视记者问
美丽的嫁衣

序与跋

《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导言

序《古今中外爱情诗选》

序《大墙丛书》

《大墙丛书》后记

序《荧屏群星》

爱冒傻气的资华筠——序《中外艺术家特写集》

真正的诗人——《首都建设者丛书》后记

走出情感的误区——序《人际关系咨询丛书》

金波的世界——序《金波儿童诗选》

难，但是需要——任溶溶和他的儿童诗

有这样一个人

居住在地的深处——序《雷公公和啄木鸟》

耐得凄清耐得寒——序鲁兵《神奇的旅行》

序《小学生日记》

序《鲜花和星星》

序《小鸟音符》

《红领巾朗诵诗选》序

幸未失之交臂——读《儿童短篇小说选》

序《小天使的呼唤》

心中的绿洲

1988：在青岛……——《古今中外文学名篇拔萃》总序

《人生咨询》发刊词——致读者

第一高度——序《队旗颂》

《全国小学生作文竞赛作品精选》序

每个中学生都能成材吗？——序《每个中学生都能成材》

我爱名城和名校

序《生命的逗点》

序《配画新诗辞典》
解读《寸草心》
《当代世界女性》序
谁是“第一目击者”
情系军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序刘俊杰《卢沟桥事变》
八九点钟的太阳——序丹阳《友人书简》
灵魂安放何处——序东缨《圣国之魂》
人的一生，都在路上——序《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人的一生，都在路上》前言
《与史同在》前言
劳动人民万岁
咱们有多少海伦——序丹阳《拯救乳房》
《青春与梦想》序
创作谈
我与儿童文学
我的第一个作品
给一位业余作者的信
给又一位业余作者的信
远方来信
《船长》的采访和写作　　附：吴伟同志来信
关于《周总理，你在哪里》的通信———黄平生致柯岩
———柯岩致黄平生
关于《周总理，你在哪里》
——在中南五省优秀教师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
谁说冬天只有暴风雪……
我为什么和怎样写题画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关艺术启蒙
在中美作家会议上的发言
关于《月亮会不会搞错》
文艺工作者的职责
任重道远
关于《寻找回来的世界》的通信
丁玲致柯岩
柯岩致丁玲
方掬芬致柯岩
柯岩致方掬芬
关于《又见蔗林，又见蔗林……》的通信
林元致柯岩
柯岩致林元
在孔孚诗歌讨论会上的讲话
我为什么写作

文艺评论

我们这支队伍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写报告文学，我曾参加一系列的会：科学大会、财贸大会、教育大会……曾陪着我国那些卓越的科学家、理财家、教育家们一起欢欣，一起流泪，一起像孩子一样地大哭……每当这时，我就想：什么时候开文代会呢？让我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们也在一起为我国新文艺的命运，也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命运高声欢笑，同时也抱头痛哭一场呢？！

粉碎“四人帮”后，也不知为什么，我变得爱哭了。而且发现：不光是我，好像大家都如此，特别是一些年逾花甲的老前辈。好像是

年龄越大，经受革命的考验和锻炼越多，从来不哭的人，反而更容易流泪似的。我想：这是因为“四人帮”统治时期，愤怒和仇恨窒息了我们的泪泉，那时我们爱着、恨着、斗争着、睁大眼睛看着，把眼泪都攒在了心里，流在了肚里。所以粉碎“四人帮”后，面对我们的祖国母亲，伴随着人民的每一点欢乐和痛苦，才都这样毫不掩饰地流着我们战士的、却又是孩子的泪水的吧？

我原想到文代会大哭一场的。我要扑在我们老一辈饱经沧桑的文艺家的怀里哭；要抚摸着我的同辈的早生的苍苍白发哭；要拉着来自基层，为了他们根本扯不上的“文艺黑线”而受尽非人折磨和凌辱的兄弟姐妹的断肢残臂哭——不是在去年的文联全委扩大会上，服务员都见了我们就哭么？说：“开了那么多大会，你们文艺界最惨，不像个队伍，倒像个伤兵医院……”

今天，我来到了文代会，却不想哭了。因为文代会一再推迟，现在各条战线扬鞭跃马，大步前进，都在开祝捷会和授奖会了，所以我感到实在来不及。无论是时间还是感情，都来不及。在这大军集结的时刻，我不但听见了进军的号角，而且还听见了同志们跑步前进的脚步声。更何况，原来——咱们这么多人都还活着啊！而且，活得坚定，活得顽强，斗志是这样昂扬！可见，“四人帮”虽然阴狠残暴得举世无双，但我们，比他们有力量。“须发不经流年磨，确乎白了许多；但——心没有白，血没有白……”我们不但满怀信心地穿过“四人帮”制造的血腥的漫漫黑夜，而且还有力量在明媚的春天里继续放声歌唱！

怎样使我们的歌唱得更有力量些？作为一个学习写诗的人，我想从诗歌的角度谈三点个人意见。

一、为新诗说几句话

三年来，文艺各条战线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话剧、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漫画一直走在前头，相形之下，诗歌的成绩似乎不那么显著。但是，我也不同意一些人把诗歌说得一无是处。特别是新

诗，一提起来就嗤之以鼻，说什么“新诗，给我一百块大洋也不看”啦，什么到书店买书，售货员都不给拿，说：“这是诗。”买的人说：“我看看。”售货员提高嗓子说：“这是诗。”意思是你看了也不会买。偏偏买书的就是个写诗的，说：“我就是要买诗。”售货员气鼓鼓地从书架上抽下一本，“啪”的一下甩在他面前，等等。

这种情况是否存在呢？确实存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且主要是“四人帮”造成的。十年来，他们把诗歌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大搞什么“西四北八歌”、“小靳庄诗选”，到处搭起“赛歌台”，弄虚作假，胡说八道。出现了常用诗歌一百句：“×××，大坏蛋，不打倒他心不甘，还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把身翻。”×××是随时变换的，可以是专用名词，也可以是统称名词，如“民主派”、“还乡团”之类。反正是从古代到现在，从党内到党外，从地方到部队，从小兵到老帅，需要整谁就整谁呗！

艺术上也十分糟糕，无非是什么“大道无际，松柏常青”、“东风万里，海浪滔天”、“浪潮起，红旗卷，旗手如何如何，高歌上云天”之类，充斥市场，致使许多青年以为诗歌是最好写的，拿起笔来就洋洋乎、洒洒乎地下笔几百行、几千行：“多艰巨呀多光荣，我们批林又批孔，史学阵地咱占领，千载历史咱评定。”什么“批林批孔齐争先，评法批儒我们干，跟着旗手上战场，斗出幸福红丹丹（请注意，把彤彤念成丹丹）”。废话满纸，白字连篇，反正是只要歌颂了“旗手”，骂了“走资派”，就是革命的，就通行无阻，青云直上。结果是毒害了青年，败坏了读者的胃口，把诗歌糟蹋得不成样子，真是顶风臭出四十里。这，确实需要诗歌界的同志做大量的工作来拨乱反正的。但我仍然要说：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诗歌确实是深入人心，从来没有过这样广泛、这样深刻地震撼人心。我们的祖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自古以来，诗人唱和，赠友明志，尝有洛阳纸贵之说。时代不同了，这个传统，似乎除了文人骚客、大小知识分子之外不兴了。但近年却又空前广泛地恢复

了这个传统，显示了诗歌，主要是新诗的巨大力量，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天安门诗歌。咱们都是过来人，我不多说。为什么天安门的诗一出现，人们就奔走相告，争相传诵，为之痛哭，为之呐喊。在棍棒与牢房的威胁下，在追查与逮捕的高压下，人们不屈服，不销毁，而是不顾一切地传抄、背诵。千方百计地保存着：或是藏在炉壁里，绕在线团中，或是悄悄埋在地下，铭刻在心碑上。那时，有多少家庭深夜不寐，爷爷半夜叫醒孙子，父母唤起儿女："好孩子，你记性好，帮咱记着呵！"一句句地诵，一句句地听，念的人流着眼泪，背的人也流着眼泪，就这样口耳相授，广泛流传，创造了我国有史以来的诗歌奇迹。为什么？因为这些诗表现了对"四人帮"的满腔激愤，对总理深情的爱："二十里长街静如水，上百万人不说话。静悄悄，不说话，不屈的头颅全低下。只听见北风呼啸人呜咽，行行泪水腮边挂……""收下吧，请收下，请收下我们这朵朴素的白花，它虽然很拙劣，但它是我们真心实意用纯洁的手扎出来，献给您的呀！"这些朴素的诗句，打动了亿万人的心，满含着亿万人的泪。"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人们看到这些诗，大声朗读，高声背诵，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因为从中看到了年青一代的觉醒，看到了人们的觉醒，感到中国有了希望。请问，那时我们在座的同志，有几个没有卷进这诗歌的洪流，没有写过、抄过、背过，赠送过亲人或不相识的人呢！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举办的一些标题诗歌朗诵会：《为真理而斗争》《向张志新烈士学习》等等。我们曾请了一些新老诗人写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的英雄们。艾青的《在浪尖上》，张志民的《按照人民的命令》，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邵燕祥的《致窦守芳同志》，韩瀚的《为真理而斗争》等等。这些政治抒情诗，起码三四百行，一念二三十分钟，有的同志开头还担心听众能否坐得住。但

是，当这些长诗朗诵时，观众屏息静气地用心倾听，常常是朗诵两三句就被掌声打断，甚至看来很朴素的诗句，都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如《在浪尖上》写到一位英雄，“他的诗贴在纪念碑的东面”，“这个青年工人被捕了，地点是列宁像的下面，时间是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两天，——夜晚十二点……”多么朴实无华，听众却像海潮一样汹涌咆哮起来。接着：“一切政策必须落实，一切冤案必须昭雪，即使已经长眠地下的，也要恢复他们的名誉！……”啊，雷鸣般的掌声，整个体育馆都震动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它表现了一个经过诗人典型化与精心锤炼的特定意境：一个青年为了保卫周总理，为了祖国的命运，写了一首忧国忧民的诗，贴在祖国最神圣的天安门广场，贴在纪念碑东面。但他却因此被捕了，而被捕的地点竟是在列宁像下边！天啊，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问题所在的呢？然后，诗人艾青喊出了人们现在的心里话。他的诗是饱蘸着自己血泪和人民的血泪写的，因此，他的呐喊也就是人民的呐喊。再如《阳光，谁也不能垄断》一首，当演员从“一点就破呀”念到“有些人以真理的主人自居，真理怎么能是某些人的私产！他们妄想像看财奴放债那样，靠讹诈攫取高额的利钱；不！真理是人民共同的财富，就像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观众哗然大笑，有人失声叫好，继而掌声雷动……演员再念下去，念到“旗帜的真正捍卫者是人民，人民为了保卫旗帜白骨堆成山，人民为了保卫旗帜鲜血流成河，谁也无权自任掌旗官”时，掌声简直不能平息了。为什么呢？因为诗人不但用这样艺术、这样诗意、这样有力的语言加深了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认识，而且那样精辟地说出了人民内心深处的话，引起了听众感情的共鸣与理智的思考，号召他们积极起来参加斗争。哎，我真没法形容那个热烈劲。我是深受感动、深受教育的。

《向张志新烈士学习》朗诵会也一样。演员朗诵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风说：忘记她吧！我已用尘土，把罪恶埋葬！雨说：忘记她吧！我已用泪水，把耻辱洗光！”“只有小草在歌唱。在没有星

光的夜里，唱得那样凄凉；在烈日暴晒的正午，唱得那样悲壮！”“她，被枪杀了，倒在生她养她的母亲身旁……”观众席里一片欷歔。演员念到“我惭愧我自己，我是共产党员，却不如小草，让她的血流进脉管，日里夜里，不停歌唱……”“让我清醒！让我清醒！昏睡的生活，比死更可悲，愚昧的日子，比猪更肮脏！”时，观众像被鞭子抽在心上一样，一阵战栗，然后是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们还举办过其他许多诗歌朗诵会，大部分都是新诗，常常是广告一登出去，就有人半夜来排队买票，常常是挤得民警来维持秩序，这些听众并没有谁给他们一百块大洋，而许多青年还是省下他们自己的早点费、车票钱来买票的。听完朗诵还不走，还挤在门口要求抄诗，回去后寄钱来要求我们印诗篇卖给他们……

我这里举的只是朗诵会的例子。近三年，各地报刊、出版社出的许多新老诗人的优秀诗篇是举不胜举的。说这些，无非是为了说明：诗，新诗，是可以受读者和听众欢迎的。抒情言志，只要作者之志即人民之志，作者之情与人民之情相通，想人民所想，怒人民所怒，从生活出发，运用一切艺术手段，喊出时代的声音，诗，就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而诗人，也就成了人民的亲人。

我们要努力这样去做。希望各条战线先进的同志们帮助我们，批评我们，但不要骂我们，奚落我们。少讲一点“这是诗”的故事，而和我们一起来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吧！希望理论界的同志研究一下诗歌问题，接近一下新诗作者，发点文章，写点评论，指导一下诗歌创作，帮助诗歌创作进一步繁荣起来。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二、我们这支队伍

我们这支队伍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开始反帝反封建的老前辈，有各个革命时期跟党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老战士，有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辈文学中年，还有“四人帮”垮台后异军突起的年轻小将。浩浩荡荡，据说全国文艺工作者不下百万。

怎样看待这支百万大军呢？建国以前似有定评。毛主席在延安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艺座谈会讲话时曾明确说过：是党的一支文化大军，第一次文代会还说过是“人民的艺术家”。但不知怎么，随着时光流逝，年年批判，岁岁斗争，一来二去就变了，最后统统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脆整个地送给了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反动文人”、“牛鬼蛇神”、“汉奸特务”、“臭老九”臭不可闻，而且还有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文艺黑线徒子徒孙”，开除了人民的民籍，全部入了另册，以便江青们“重新组织队伍”。

但人民不这样看。当这支队伍的一些人被陆陆续续地放逐时，人们把他们一个个拣回来，默默地保护着，养育着；而当整个队伍被清洗时（当然少数几个例外），人们则全部收容进她博大的胸怀，为之愤怒，为之痛心，也从而认清了江青们。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这样看。十八年前，我有幸参加了广州会议。敬爱的周总理在一次报告中曾亲切地说：“我们这支知识分子队伍，是人民自己的队伍，是党培养的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针对一些极左派，陈老总还专门给我们举行过脱帽礼，说：“我给你们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今天就行脱帽礼。以后，谁再说你们是资产阶级的，整你们，打你们棍子，扣你们帽子，你们就来找我陈老总……”那时，我曾和同志们一起欢呼雀跃，到处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不是外人，是党亲生的孩子。

但那时，我毕竟还年轻，还不懂得这话的分量。当然，我更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喊破喉咙也喊不应周总理和陈老总了，连他们也被人打成资产阶级、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人整死了，害死了，气死了……

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它总是要还事物以本来面目。粉碎“四人帮”后，科学大会上，党公开宣布了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使我们回归了人民的行列。这次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讲话，又重新说这支队伍是好的，“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但这

次，我没有像当年那样欢呼雀跃，而是含着沉思的热泪聆听的。因为我已不再年轻了。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经过十年血与泪的“浩劫”，我不但懂得了这句话的分量，而且我在思考：为什么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也要花费我们党和人民这么漫长的岁月，这么多的鲜血，内查外调了十几年，有的甚至几十年呢？

一加一等于二。这支队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错误，但她忠实积极，没有二心。这原是无需证明的啊！

我听说过美术界有一个画家在他的冬天的斗室里，画了一个开满了美丽春天花朵的窗子的故事；我听说过电影界、戏剧界艺术家们在被打哑了喉咙，打折了腰腿后仍然顽强练功的故事；我听说过有的小说家怎样在斗争会后，洗去满脸污秽，还带着满身黏痰和唾沫就接着构思自己巨著的故事。那么，请让我也在这里讲几个诗人的故事吧：

在那“文攻武卫”甚嚣尘上，一些人上当受骗的日子里，一个同志被打得鼻青脸肿地回到被关押的“牛棚”，诗人郭小川同志正害病躺在床上。看见同志脸上的鲜血，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他多么想像战争年代那样扑上去，把负伤的同志抱在怀里，洗一洗他的伤口，说几句亲切的话啊！但是，正如众所周知，那是不被允许的，有人监视着呢。硬要去做，就会引起更多的麻烦，更多的殴打。于是小川不变姿态地用手指在自己胸前画着画着……不知画了多久，终于引起那位同志的注意。他也不变姿势地用眼角顺着小川的手指读着：原来小川在写字。一笔，又一笔，写的是：“活下去，活——下——去！”那位同志活下来了，但小川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小川并没有死，他的诗留在我们的生活里。现在，每当我听到：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眼睛，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不能用声音，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

这时，我总是不能自已地悲从中来，因为我懂得它全部的含义，我觉得念诗的青年同志也懂得了它的全部含义。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

但愿它像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要知道这诗是小川同志在被人监视着，完全没有自由时写的。一个战士在失去自由时，仍然向往着硝烟和炮火，向往着战斗和献身，这是多么可贵的忠贞啊！而这样的歌不只小川一人唱过，这样的忠贞也不只是小川一人所具有。小川只是我们这个队伍的代表。这里，我再念一首《悬岩边的树》：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岩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这是受一桩“反革命案件”株连而先被拘留，后又下放了十几年的曾卓同志的诗。我不认识曾卓同志，也不了解他的经历，但他这首小诗深深地感动了我。因为我从它不仅重又听到了“风”，而且重又看见了“风”留在千百万人身上的形状。但灰暗不是它的色彩，在即将跌进深谷时，它还是倾听着森林，向着蓝天，向着阳光，满怀着希望，要展翅飞翔……

这是痛苦的形象，也是欢乐的形象。他痛苦，因为他不知为什么

就被不知是什么的奇异的风，吹到了悬崖边上；而欢乐——因为他，即使粉身碎骨也还要在黑暗中发光，在痛苦中歌唱，在烈焰中飞翔，铁链锁不住他心灵的翅膀……

这不是一个生命的形象，而是无数生命的形象。我们的队伍里有多少这样坚强而又透亮，寓深思于痛苦的形象啊！

不是有数年如一日在工厂虔诚地进行被惩罚的劳动，竟被工人称为九级工的同志么？（工人最高级别是八级，说九级是工人的褒奖。）不是有作为“罪人”遣送下乡而被社员当做亲人看待的同志吗？不是有被惩罚在剧团搬景片，十年来出入各种劳改队，而夜夜博览群书，为明天积聚力量的同志么？不是有常年被押解劳动，弄得妻离子散，却仍然一边打铁一边锤炼他深情诗句的同志么？我还要说到这样一个同志：他被戴上右派帽子，从部队清洗出去，在东北原始大森林里，日夜和狼虫虎豹为伍，却始终按着部队教给他的传统“做人做事”，二十年如一日，没有到看管他的人那里打过一次小报告，没有在大量的材料上写过一句诬陷不实之词，不说一句对党不利的话，不办一件对人民不利的事……

难道这样的人像资产阶级么？世界上有这样的资产阶级吗？！

“四人帮”被粉碎了，这些被错划的“右派”、“牛鬼蛇神”、“走资派”、“反动权威”一旦被解放了，他们大都毫无怨言地重新披挂上阵。三年来，写了多少激动人心的诗篇啊！他们是这样有才华，有思想，表达了对党对人民如此深厚的感情，以致一个在“四人帮”时代写过斗“走资派”、“批邓”诗的青年不禁惊呼道：“他们都出来了，我们往哪儿摆？”“右派都拿出左派的架势，我们左派怎么算？！”

怎么算？人心是杆秤。右派、左派、极左派——历史最终会按照每一个人的脚印给每一个人应有的位置的。历史是公正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靠整人而爬上的“左派宝座”，在人民心目中只是耻辱的标志。让我们还是诚实地劳动，而不要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吧！这

里，请允许我再念一首诗人王辽生同志的诗。因为我觉得，它似乎能为我们整个这支队伍写照。这首诗的题目叫《探求》，发表在《雨花》上：

亿万探求者不断求索，
于荆棘中把路开拓，
之所以手握刀剑，
只因为脚下坎坷。
……
二十二年前的“探求者”啊，
走着呢还是已经安卧？
只要船身是钢铁造成，
就不会朽，也不会中途停泊。
如果人人都无所探求，
真理何日捕获？
但愿为探求而受难的人，
宽慰于演完最后一幕。
多少才华熄灭了光柱，
多少星辰不再闪烁；
历史最怕回头去看，
一看更教人惊心动魄！
但是请相信，请相信吧，
有爱情就不会沦落，
活着为祖国探路求春，
死了为祖国填沟补壑。
一旦阳光从高天洒泻，
该复活的就全部复活；
顽固不化的探求者呵，
生死跳一个爱的脉搏。

须发不经流年磨，

确乎白了许多；但——

心没有白，血没有白，

且捧给四化的滚滚洪波！

……

呵，一如这波涛不可抗拒，

探求的权利不可剥夺；

让我们高举探求的刀剑，

教全球惊看中国！

这，就是我们这支队伍的真实写照：她，忠实积极，百折不挠，不计个人荣辱，满怀对祖国的热爱，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这是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大军，是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请不要再把我们都打成牛鬼蛇神、臭老九吧，也不要再推给资产阶级。谁那样做，谁就是对历史犯罪。何况，即便推，也是推不过去的！

三、对文艺界领导进一言

一言，其实是两句。

第一句是：希望积极领导而不要消极防范。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如夏夜晴空，群星灿烂。我们曾有过人才辈出的时候，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都有过。建国初期，第一次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崭露头角和大有希望的人不下数百。但以后留下的人不多了。为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但，还是建议领导要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当然，这是不容易的事，也不是每一个领导人都能做到的。但应该做到，必须做到。谁能做到，谁就能不重蹈覆辙，就能取信于民！

我们的稿费制度反复改变，标准不断下降，据说是怕出修正主义分子。三十年了，那么多次运动，但今天，立案不倒的修正主义分子到底有几个？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统计材料：在一九五六年稿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